

我新闻

第1期

我的行囊里
装着我的梦本期读者编辑
薛童戈

各位读者朋友,大家好,有幸参与国内首版读者自写自编的报纸板块“我新闻”,这里饱含着晚报人对读者的信赖和敬意,这里孕育着报纸理念的新突破。我新闻——我的新闻更有力,还等什么,在这里您就是主角。

(上图为读者编辑薛童戈在本报编辑室编审版样。)

[开篇的话]

你在哪里,新闻就在哪里

在一个民智开启、思想多元、传播便捷的时代,我们理应为释放自我和表达自我的读者搭建起一个公共平台;在一个利益多元、阶层分化、组织勃兴的时代,我们有条件将报纸的公器作用进一步发挥。

为此,我们特别开辟“我新闻”板块。“我新闻”不排斥文采,不排斥思想,不排斥精英。但我们更希

望草根阶层成为“我新闻”的主体,较大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新闻,记录时代的变迁。

“我新闻”不是评论,不希望读者发表关于时事的议论;我新闻不是倾诉,不希望有纯粹文学的手法与惊世骇俗的故事。“我新闻”只希望读者我手写我心,真实讲述身边的故事,用原汁原味的语言表达。

期待原生态,真生活。

“我新闻”之稿件,全部出自读者之手。所写之事,应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,稿件内容应有具体时间、地点与人物等。

“我新闻”之编辑,亦来自民间,每期由一读者与本报编辑共同担任。“我新闻”之每期话题,由读者编辑参与圈定。“我新闻”之每期稿件,由读者编辑

参与选择。“我新闻”就是要真正把稿件还给读者,把版面还给读者,把报纸还给读者。

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舞台,这是一个真实表达的空间。读者朋友,无论你在哪里,无论你在忙什么,你都在生活,在记录。你在哪里,新闻就在哪里。“我新闻”,期待您的参与。

(韩适南)



把成熟的自己打包带回家

我把学校的学生证、图书证、学校组织工作证、获奖证书和自己有些不成熟的作品——装进行囊,给爸妈一个安慰。我回家带的不是礼物不是钱,而是一个优秀的女儿。

□济宁 贾春秋

1月12日晚9点34分,从长春出发,一点点驶过黑暗的火车上,我一直看着窗外,回想我大学的八分之一,就像一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黑白影片。车窗上映着昏黄的光,好像能看到妈妈的脸。我还是在火车上,只是掉了个头,只是爸爸握着行李的手变成了同学的惶惶睡眼。

不到5个月的时间,手机上

那个姓名为“家”的号码和我通了86次电话,等到天亮我就能到家了。还记得刚到学校的几天,午觉还是会睡的,每次睡觉前都会想妈妈,拧着头哭一会儿才能入睡。妈妈的来电非常勤,也很准时。妈妈电话总能让我知道现在是晚上8点了。每次她都会问“今天吃的什么?”然后八卦一下家乡的事,抱怨一下爸爸的懒,叨唠一下弟弟怎么“得罪”了她,兴趣来了念报纸给我听。

以前在家,对于妈妈的嘟囔我肯定早就不耐烦地走开或者气汹汹地顶回去,但是现在电话里我总是附和着。对于将我捧在手心里的妈妈,我能做的就是报喜不报忧,让她知道我一切都好,能扛的不能扛的都要自己消化,也懂得了停下自己的脚步听听妈妈的声音。

为了我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,爸爸妈妈比原来要更努力,电话里有那么两个星期充满了妈妈的叹息声,那次说着弟弟的学习和家里的情况,妈妈的一句“有时候真的觉得累”让我在寝室走廊里的我用头发掩着脸簌簌地哭了好久,原本打算要生活费那几句预演了多次的话也生生地咽了下去。妈妈

说,通电话是想让我觉得爸爸妈妈都在身边,没走远。

为了让妈妈放心,让妈妈安心,今年过年回家,我把学校的学生证、图书证、学校组织工作证、获奖证书和自己有些不成熟的作品都一一装进行囊,给他们一个安慰,让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,他们对我的付出,我懂得。我懂得孝顺他们,我现在回家带的不是礼物不是钱,而是一个优秀的女儿。

火车上,妈妈的电话还在继续:“候车厅冷吗?”“行李放好了吗?”“走到哪里了?”

“妈妈,有你,哪都不冷。最重要的一个行李我会安安全全带回家,天快亮了,马上到家了。”

七个包五箱书
回家去创业

□齐河 高永申

这次回家以后,就不出来打工了,行李格外多。七个大包、一个小包、三个马扎儿、一块白板、五箱书,还有四年在外的奇闻趣事,喜怒哀乐。尤其重要的是四处搜集的五箱书。准备回家后建立家庭图书馆,这些书我要亲自护送到家,另外的东西就交给托运公司。

我2007年6月毕业,2006年12月17日到淄博一企业实习工作,当时就穿着一身衣服到柜台,报名费是向在济南工作的大哥要的。工作至2008年12月15日辞职。2010年4月15日又再次到这家企业,2011年1月5日又再次辞职。

写到这里,请诸位看家作证:从此以后,再给别人打工,我就是孙子。不是厌恶打工,很清楚当老板比打工还遭罪,是因为这四年,我一直按创业者的标准来培养自己。

能带的东西
一律带回去

□龙口 韩允平

在村里人的心目中,带给父母的的东西越多,就越有本事,越孝顺。因此每次回家过年的时候,凡是能带的东西,我一律带上。

2005年春节回家时,我带了30多个纸箱,同事问我怎么带这么多东西,我笑着告诉他,看着这么多,其实回家一分,就觉得还是太少了。

我们那里穷,哥哥妹妹家的日子过得紧巴,我得把旧衣服等带回去给他们的孩子穿;单位里发的劳保用品我基本用不着,父亲却当成了宝贝,所以那些棉袄、工作服、雨衣、雨鞋要带给父亲;老家的孩子学习是大事,除了要把我儿子用过的参考书带给他们外,还要给他们带其他学习用品。需要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

调整心态,把“开心”带给父母

□济南 孙玲玲

走过生死边缘,熬过2010年,我要把“开心”带回家。

2010年是我的本命年,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在这一年里我和结婚三年多的老公离婚了。三年我们有两个孩子。第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,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得了重

度癫痫和脑瘫。孩子判给前夫抚养,就在离婚后的第46天,儿子就离开了人世。

孩子曾经是我的天,我视他们为生命,可他们还是在我百般努力无果的情况下离开了我。那时我不愿看到每天升起的太阳,不敢面对马路上来往的车辆,不愿看来往熙攘的人群。千疮百孔的心无法再恢复到从前,我想过

自杀,可想到年迈的父母,我犹豫了。我还是从生死边缘挣扎着苟延残喘地活了过来。有人说最悲哀的不是心碎,而是碎了的心都要亲自再把它一片一片地拼接起来。

我收拾了行李只身来到济南打工。在济南我结识了几个朋友,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回首过去的一年既感伤又有些戏

剧性,我用半年的时间调整了心态,性格变得开朗,淡然了许多。只是半年多没回家了,不知道父母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。想想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,没有太多的能力给予父母物质上的享受,但是我的心态改变了,我觉得父母看到现在的我会发自内心地开心,现在的我也许比给他们物质来得更给力些吧!

上了个厕所,差点丢了回家的行囊

□沂水 袁俊浩

那天放假后,我坐上了回家的客车,因为还不到发车时间,见有几个买了票的旅客去了厕所,我也坐不住了,想出去溜达一下,就问司机:“师傅,上厕所还来得及吗?”司机说:“抓紧。”于是我拿了车上的一张名片后,就跑了出去。

等我回来一看,19号检票口没车了,“坏了,车走了!”我赶紧拿出那张名片给司机打电话,接电话的司机说在路上,我急忙大声咋呼着让他赶紧回来,车站内一片嘈杂,一点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,任凭我怎么喊叫,他就是没有往回走的意思,到最后居然还关机了!

怎么办?一张车票算不了什

么,可过年的礼品,还有身份证等证件都在车上呢!于是我又拿着车票跑到了服务台,慌慌张张地说车走了,东西都落在了车上。女服务员接过车票就给我查那辆车,然后又打电话,就在这个时候,我的手机也响了,打电话的人让我赶紧回19号检票口等着。

原来,车还没走,只是往前挪了一下地方,见我这个模样,

车上的乘务员不住地笑:“还不如农村的老太太,不拿名片的话怕是连人丢了啊。”最后司机师傅说:“名片不是本车的,交班的时候没换过来,你打了人家那车上去了。”

不是本车的名片!可把我给害惨了,不过除了一场虚惊,也没损失什么,回家过年的感觉,依然是那么的美好。